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六十九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

曲禮下第二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本亦作捧同芳勇反提徒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高下之節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則襲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俯仰裼襲之節物有宜奉

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帶有二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脅此謂深衣之帶以古人恆著深衣故也　呂氏大臨曰奉者承之以兩手提者挈之以一手

通論馬氏晞孟曰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為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提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以為驕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君子以為禮者

執主器以髙為貴執巳器以下為敬也詩曰奉璋峩峩是奉者必髙故言當心禮曰長者與之提攜是提者必下故言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依注音妥

正義鄭氏康成曰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髙於心彌敬也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孔氏穎達曰此又明臣為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上髙也衡平也凡衡有

二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此衡謂心也人之拱手當心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為擎奉皆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為奉持器與心齊大夫又降於諸侯故其臣奉器下於心士卑故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　方氏慤曰器因人而為貴賤自天子至於士貴賤各有等差故人愈貴而執器者愈恭焉

存疑孔氏頴達曰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卑故厭降在下也

存異陸氏佃曰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與眉齊矣上衡又少高焉若今奉御食器上眉是也

案衡平也心與手齊之謂朱子以上如揖下如授爲平衡則衡之以心爲凖明矣陸以眉言未確鄭謂綏下於心則提下於綏當帶也孔謂更下於當帶亦未確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

不舉足車輪曳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君也克勝也如不克重慎之也操幣圭璧尤重慎之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絶地　孔氏穎達曰此明奉持及手足之儀禮大夫稱主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為君者士則不然尊者之器其臣執之宜謹器雖輕小恆如重而不勝故孔子執圭如不勝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

在上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行也

通論方氏慤曰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與此同意

存異方氏慤曰左手不如右强尚左手則下右手可知尚左手所以為容下右手所以致力　呂氏大臨曰人手利扵用右以利用者在下防失墜也車輪曳地行步之慎也

案吉事尚左手凶事尚右手操幣圭璧皆吉事故尚左如方呂說則當言必用右手非正義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臣俯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　孔氏穎達曰此明授受時禮立倚也佩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也君若直立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

垂於前君若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地然必待君僂而後臣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

呂氏大臨曰凡授受者尊卑皆罄折故垂佩也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

通論馬氏晞孟曰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又曰立容辨卑毋讇曲禮曰立如齊則自奉者當心以至尚左手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足容重也罄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辨卑如齊也案手容恭足容重者

君子之常此則尤重慎之立容德亦君子之常此又視君以為節所謂立容辨也馬說微温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裼襲文質相變耳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孔疏熊云圭璋特以下明賓主各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

孔氏穎達曰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

之裼　賈氏公彦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劉氏彝曰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則裼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則襲禮方敬尚質也　陸氏佃曰藉若璧藉以帛琮藉以錦云爾非繅藉也大行人曰公繅藉九寸侯伯繅藉七寸

若此者繅藉也小行人曰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若此者藉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藉藻也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　孔氏穎達曰凡執玉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見美之時必垂藻兩端執玉之人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執玉之人掩其上服襲蓋裼衣又曰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琮以皮皮馬不上堂惟特

有圭璋圭璋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說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以韋衣木廣袤如其玉之大小天子以五采畫之諸侯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既畫韋衣於板上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其組上玄為天下黄為地長尺無事

但繫玉有事則垂之以為飾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
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
須襲又曰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曰初享
圭璋特故有藻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
辨正朱子曰鄭説兩義詞太簡畧指不分明疏家所
引皇氏熊氏説始以屈垂言之但所云今言無者據
垂之也乃與經文及所説上下文俱相反疑據字下
脱一不字至於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為失又所引

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牴牾疑璧
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為無藉特以加於束帛故從有
藉之列而執者裼耳其陸氏但取注後說亦似有理
案有藉無藉之說有三圭璋特束帛加璧一也屈繅
垂繅二也以物覆襲三也圭璋特之說又有二朝聘
天子以圭后以璋一也享時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
也以物覆襲之非朱子已詳之矣據朱子以璧琮屈
繅為無藉因加帛而從有藉之列是仍不計繅之垂

屈而計帛之有無也況據聘禮賈人取圭授宰宰取圭授上介使者執圭反命俱曰垂繅而不聞其裼宰執圭授使者上介受圭出授賈人執圭授賓執璋反命俱曰屈繅而不聞其襲若以上介不襲註盛禮不在己之說解之則使者反命垂繅不裼豈亦得委之盛禮不在己耶故陸氏取鄭後說朱子是之至朝聘及享用圭璋者則當襲享用璧琮者則當裼以聘禮準之自明也　又裼襲之說孔謂裼衣上有襲衣襲

衣上有皮弁服之類賈謂裼衣上有皮弁服之類絜
賈得之葢弁服祭服皆直領領之内有左右二袵各
屈其袵於内則露裼衣為見美袵左右交則不見裼
衣為充美耳若另有一襲衣則由裼而襲必先釋禮
衣加一襲衣復加禮衣由襲而裼亦必先釋禮衣去
此襲衣仍反禮衣設一更衣之次乃可而禮無文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姪丈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　孔氏頴達曰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姪娣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　熊氏安生曰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　應氏鏞曰古者立國必有世

家大族且有世臣大老人君常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厚養恭敬也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若夫内助之賢而耆者如世婦姪娣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内之有所統也内外有所敬而不名則受其所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覩其可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禀命然後國政家事有所統一而緩急有所倚重矣

通論呂氏大臨曰古者幼名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所以别長幼也君之於臣妾雖冠笄亦名惟臣妾之長者不名所以别貴賤也卿老世臣家相皆其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其貴妾也均臣妾也特異其貴者以禮敬之不敢慢也卿老者卽上大夫卿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

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綍此天子諸

侯之臣稱老者也

餘論孔氏頴達曰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

父爵者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

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

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

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呂氏大臨曰君大夫為天子大夫有土地者其說雖不經見然此章立文之意義當然也蓋辟嗣天子者必天子大夫之子辟嗣諸侯者必諸侯大夫之子也不與世子同名辟僭儗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疏案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

孔氏穎達曰此已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大夫士之子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

通論馬氏睎孟曰詩曰嗟予小子書曰眇眇予末小

子皆天子未除喪之稱也蓋天子域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是國君與士之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何耶蓋以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故三年稱子衛宣公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晉有小子侯僭禮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案殷禮稱嗣子某未確　王氏安石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者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孔疏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餐之辱無辱君不知人誤用己也　使士射謂以

備耦也孔疏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是士得備預為耦

憂或為疾　孔氏穎達曰其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其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庶人子負薪今士云者謙辭

黄氏震曰憂言有疾而憂無力擔薪

通論呂氏大臨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不能射者男子恥之可以疾為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

馬氏晞孟曰先王

之時相尚以射如此庸詎有士不能乎所謂不能者非不能也不善於此而已

案大射比耦告之命之皆由司射士耦於大夫亦司射命之其得與於比即君使之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孔氏穎達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

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　吕氏大臨曰不顧望而對則如恐人之先已若有所爭然　方氏慤曰顧於後有所省望於前有所瞻　應氏鏞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案不顧望而對則未見顔色而言矣疑所重在君子而同侍者次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不務變之從新也　張子曰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盡善不遽矯變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也

通論熊氏曰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

年封魯因商奄之民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盖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　孔氏穎達曰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如殷雖尊貴猶服旁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如殷不重適以班髙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謂故俗也舉此三條餘冠婚之屬從可知　馬氏晞孟曰從

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於俗可則從否則變宜從而變則為亂常宜變而從則為泥俗周禮本俗六以安萬民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豈故拂民以求變俗哉凡因彼而已君子之不求變俗多矣特言祭祀居喪哭泣之位者以人情於此尤不忍變故也

案不求變俗矣又曰謹脩而審行則其不忘本國中仍自有道處之與生今反古者不同夫是之謂君子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興謂起爲卿大夫從新

國之法謂故國與己無恩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去國謂被黜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於本國無列無詔然未仕新國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也若本國無列無詔而今始仕新國者所行禮悉改從新也　方氏慤曰以傳統而爲後故謂之宗後夫於朝猶有列於國猶有詔於家猶有宗與族則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猶未絕也如之何其遽絕之

反告之宜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故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者猶不得從新矣

方氏慤曰無列無詔則宗族待我亦可知矣如之何其反告之哉　游氏桂曰古之為天下者以家道為之天子有其宗族以保天下諸侯有其宗族以保其國卿大夫士有其宗族以保其家故其禮皆以宗族之存亡為之輕重也若爵禄無列於朝則君無恩於

已矣出入無詔於國則宗族無恩於已矣若此者當變猶不遽變也於其興起為卿大夫之日然後從新國之法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

案孔子相衞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俗乎子曰非也喪事吾從其質而已則此上二句似謂君子適他國而行禮固不變他國之俗如所謂禮從宜使從俗禹袒而入裸國者然喪祭之禮猶必脩故國之法而特審以行之不

敢忘本亦不敢與彼國大戾也鄭孔以為本國之故俗熊以為彼國之舊俗似熊得之至孔謂故國有列諂雖仕新國猶行故俗恐旣起家為彼卿大夫而不從彼國之禮法於君臣之義有未安又案無列無諂而兄弟宗族猶存則猶反告於族禮未盡變也若與則從新不以兄弟宗族猶存而泥舊法矣此中有輕重差等之分焉總以明君子去國之禮厚之至也若

吳氏澄於出入有詔於國下入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句於出入無謟於國下補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句方謂無列無謟即併無宗族游氏以出入無謟爲宗族薄己恐皆未然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爲于僞反諡音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更名亦重本暴貴不爲父作諡子事父無貴賤　孔氏穎達曰名是父所作父死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已今暴貴忽爲造諡似鄙薄父賤不宜爲

貴人之父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有所不敢也不忍變也不敢敬也變敬盡於事親而已古者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斯名也父之所命也親存而有所禀命猶可更也已孤更之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已之爵當謚以已當謚而作其父謚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

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周之王迹基於大王王季文玉世世脩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者也　馬氏睎孟曰名雖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令律有所避忌則行字者聽是也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謚大王王季文王是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禮各於其時　孔氏穎達曰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祭禮謂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

通論張子曰禮在平日豈不常學如祭禮樂章豈必喪終乃學此言者蓋為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禮可讀若觀他書却似

都忌 陳氏祥道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宰予欲短喪孔子以為不仁閔子騫子夏援琴而哀樂各異孔子皆以為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其時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夫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而葬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又況祭祀可言凶乎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又況公庭可言婦女

乎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孔疏甫者始也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臣當豫事書簿領也不豫拂整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皆宜誅責也　方氏慤曰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筴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蓋以羣臣

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與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重直龍反袗之忍反苞白表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厭於涉反衰七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孔疏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席蓋載喪車也孔疏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為緩宜停外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孔疏舉士為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

入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孔疏臣待放則重素既待放自不得入此謂其私服袗單也孔子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也孔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孔疏厭帖無梁著也苞或為菲此皆凶服也孔疏服問唯公門有稅齊衰鄭注此不杖齊衰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冠絰衰屨皆得入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又不得入大功絰又不得入小功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謂小功以下之冠大功已上宜得入也方板也士喪禮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孔疏送死者之物通

曰賵若九若七等書版行列之數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凶器明器也此謂喪在内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公門者書謂條錄送死物件數目多少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衰孝子喪服也凶器棺材及棺中服器也臣在公宫而死君許其在内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　吕氏大臨曰几所以馮杖所以扶袗絺綌所以袛袢暑皆燕安之具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也君子不奪人之

喪雖入公門無所辟也臣子之義嫌於不祥故舉其重而辟之哀五服之哀也書方哀凶器三者皆為臣妾有死於宫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宫與公所異也明死於公宫者得成喪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掌著龜有官賜几杖有等周官若有祭事則龜人奉龜凡國事筮人共筮龜筮非君命而入公門則是掌著龜者可以擅卜筮也

几杖非尸與七十者而入公門則是人臣可以自長老也周官閽人掌王宫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宫蟠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然閽人潛服賊器不入宫竒服怪民不入宫少儀曰太白兵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其大畧而已 胡氏銓曰寵笑嫌有異謀若南蒯將叛枚筮是也

存異呂氏大臨曰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　陸氏佃曰先儒謂扱衽於擗踴為妨則扱衽蓋成服之服

案鄭説席蓋與重素為類是也呂分為二則路門外九室為卿大夫治事之所豈能不席而坐郭門以內雨日皆不蔽乎凡親始死因無哀故扱上衽成服則齊斬矣如陸說豈扱齊斬之衽乎

公事不私議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若姦也

餘論馬氏晞孟曰公事而私議則是弼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正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案公事私議若季氏專魯國政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耳若君大夫來訪則直告之非

私議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廏九又反犧許宜反粥音育衣於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廟為先廏庫為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孔疏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同可

以共有故在後粥賣也丘壟也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　孔氏穎達曰崇敬祖禰故祭器為先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為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無田祿者但為祭服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上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其實在祭服後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

存疑馬氏晞孟曰大王之遷豳也作廟翼翼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見古人之營宮室豈嘗不先宗廟哉檀弓曰喪不慮居

為無廟也記以士之臣為家相則士亦可稱家周官載師有士田則士之有田祿者亦可以設祭器也胡氏銓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祭器不踰竟何以無士乎犠牛也鄭云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共牲牢故曰犠賦然據禮及孟子惟諸侯得有犠牲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亦不言天子大夫大牢也要之犠賦總言牲耳案詩言以我犠羊是羊亦可言犠

案宗廟祭器之先後自天子至士當無不然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有廟則得祭而祭器可造矣鄭注以國君及大夫分之孔疏又以互言為説馬氏增士則備矣胡謂人家非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即庶士無廟亦不祭也安得盡人造祭器乎又據此記大夫以索牛儀禮大夫止少牢禮則鄭謂用牛者天子之大夫止用羊者諸侯之大夫亦是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

器於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　孔氏頴達曰此以下明人臣去國之禮踰越也旣放出故祭器不得自隨越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旣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兾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方氏慤曰祭器不踰竟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用之他人之國

也又不欲使為無用之物故各寄於得用之家
通論馬氏晞孟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
在他國則有幣名之禮故孔子在陳未嘗不思歸魯
孟子去齊未嘗不思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
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
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已之祭器不可也抱已
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祏而行者有載寶
而歸者甚至有以巳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

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合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宮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鄉計亮反鞮都兮反簚本又作幭莫歷反髦音毛蚤音爪鬋子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案書三壇同墠禮去壇為墠是築土為壇除地為墠二者異也

但檀字擅字俱諧聲是亶字原有二音鄭訓除地即壇與墠通徐氏檀音善以此 徹猶去也
鞮屨無絇之菲也簸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為爪鬋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簸或為冪 孔氏穎達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子環則還子玦便去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 又曰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為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為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用

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為飾凶故無絇也屨又隨裳色今素裳則屨白色也素䄕白狗皮為䄕也吉則翦剔馬尾為飾凶則不翦而秉之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鬢髮也吉則治鬋為飾凶故不翦也祭祭先也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己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御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

三月為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此云三月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内行此禮也　呂氏大臨曰大夫士去其墳墓捐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大夫以道去而猶未絶者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重絶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也

通論游氏桂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

焉戰勝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者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可悲也明矣　馬氏晞孟曰凡此特自貶而已又不必純之以凶禮也古之去國者其仁至於鬻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子鮮之去衛

不嚮衛而坐非所謂仁元咺之奔晉則訟其君以求勝非所謂義也案元咺可非子鮮未可貶

存疑王氏安石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嘗行待放之禮乎案三年待放說本公羊似不可駁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

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還辟不敢答拜爊與君亢賓主之禮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　孔氏穎達曰還辟逡巡也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内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蓋勞者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逡巡而退避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是

使臣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答拜是也大聘使卿大夫為介小聘大夫為賓士為介此大夫中含卿也　呂氏大臨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他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　吳氏澄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闢以遜避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禮莫盛於再拜拜莫重於稽首儀

禮周官凡賔主君臣之接也皆以再拜為節特鄉飲
禮則主人三拜衆賔一拜而已士相見聘禮至於禮
之殺者亦一拜而已再拜所以為盛禮也周官九拜
先稽首記曰稽首服之甚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
稽首所以為禮之重也所謂大夫者聘禮之賔也所
謂士者聘禮之介也總而言之皆謂之客故周官司
儀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是也然聘禮賔之受几受幣

私覿郊勞與歸饔餼皆稽首則記所言稽首一端而已聘禮卿勞賓於郊賓再拜勞者不答拜歸饔餼賓再拜大夫不答拜記所言不答拜亦一端而已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賢也　孔氏穎達曰惟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案先儒以聘燕之禮言究則凡相見之禮當無不然者朱子采入士相見禮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異國則是同國則否

辨正朱子曰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放此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也大夫答其臣之拜辟正君也男女嫌遠别不相答拜故以明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禮尚往来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已君二條耳弔賓本来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

也君不答士拜謂士見己君君尊不答也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大夫為君宜避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宜别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别必宜答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荅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諸侯使人相弔辭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則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之辱而已賓不敢申其敬也

存異胡氏銓曰左傳哀十二年仲尼弔季孫放絰而拜則喪賓亦拜矣

案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為小君之服故以禮往弔季

氏既不服喪孔子亦從主釋服去經而拜明已非喪賓也胡氏喪賓亦拜非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麛音迷卵力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孔氏穎達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麑子凡獸子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　劉

氏彝曰春夏蟄蟲孶生雛稚未成雖保息之禮必行而恤物之心猶在　方氏慤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圍澤掩羣固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以其從天子故稱諸侯而已以與其臣故稱國君焉

通論馬氏晞孟曰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於市穀梁曰不成禽不獻則士不取麛卵可知矣王制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

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存臣道而與天子畢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李氏格非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麛不卵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豵之多冬狩有辰牡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於悉率左右之際先王之田蓋如此也　陳氏祥道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

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

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産止之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孔疏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大牢鄭惟據王藻言日少牢者以此言君兼諸侯也 諸

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災害也年饑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必祭肺歲凶饑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其草萊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是以粱為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

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畀舉小者言耳

通論孔氏穎達曰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為饑三穀不升為饉四穀不升為糠五穀不升為大祲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列鬼神禱而不祀此歲凶大祲也不祭肺食不兼味也不縣禱而不祀也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

鶡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
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馬氏晞孟曰大司徒於
荒政言弛力眚禮蕃樂則馳道不除弛力也膳不祭
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眚禮也祭事不縣士飲酒
不樂蕃樂也大司樂大凶令弛縣則不縣不特祭事
而已於祭事言不縣則膳可知也雜記凶年祀以下
牲則祭不特不縣而已言縣則牲可知也司服言大
荒則素服玉藻言年不順成君衣布則君不特不祭

肺而已言膳則衣可知也大夫以粱為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粱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凡此皆去備也先王之於凶荒也有珍圭以恤之有委積以待之於關市則無征於刑貶則有慮大至於移民通財糾守小至於舍禁多昏殺禮猶以為未也故膳不祭肺不食粱不樂而損於自養馬不食穀馳道不除而損於自奉凡欲與民同患而已司徒荒政索鬼神大祝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祭法雩禜祭水旱詩之雲漢靡神不舉則歲凶莫不祭也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烖歌哭而請則祭莫不有樂也然祭則有禱而無祀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有禱而無祀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禱而不祀是也有歌舞而無縣曲禮所謂祭事不縣大司樂所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也蓋樂雖所以薦鬼神亦所以崇己德凶年不祭失德之效也安取於樂乎記曰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正義鄭氏康成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孔氏穎達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謂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徹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為重故以君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

夫言之

通論呂氏大臨曰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而不舍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參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為飾亦有玉聲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方氏慤曰公侯山玄大夫水蒼士瓀玟則玉固上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

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御也經之所言亦隨其輕重而繫之耳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稽首起敬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他日別日也安取彼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士

卑德薄𢪛其無有也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别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　呂氏大臨曰君之於臣雖名位有等而所以上下相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焉皆所以達臣子之誠心而不可却也　陳氏祥道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孔氏穎達曰大夫私行謂非為君行也疆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

交於外耳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餽遺故還必有獻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方氏慤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故臣之事君出必請反必告焉　陳氏祥道曰古之為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

案大夫私行出疆若季友如陳葬原仲亦是

通論陳氏祥道曰聘禮使者歸若有獻則告曰某君之賜也則大夫有獻不特施於私行而已聘禮君使宰賜使者幣則君於大夫之獻不特受之而已聘禮君答拜此不言者君於大夫無所不答拜於士為介則答拜於行則不答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正義鄭氏康成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熊氏安生曰大夫士不言死宗廟墳墓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為臣事君不可為私事死也君死社稷則其死宗廟墳墓可知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焉　孔氏穎達曰奈何猶言如何也大夫士去國皆謂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

夫無社稷故云宗廟士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故言墳墓亦與大夫互言也國君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大夫當國有寇難必率衆禦之以死為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　呂氏大臨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大夫之有宗

廟士之保其墳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寄公也人臣受命於君有死無二而已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於其君者也故人臣敬君莫先於敬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方氏慤曰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

者存乎公義宗廟墳墓身之所自出特在乎私情而已獨國君一以社稷為言者以有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故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孝經云士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　陳氏祥道曰孟子謂滕文公效死勿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去宗廟此重

去宗廟之義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去則以私止之仁也死則以公責之義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大王遷邠知君亦有去國之義案去邠者遷國以圖存非去國也若死社稷者窮於無可遷不得不以身徇之不得據大王遂謂君有去國之義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

外及四海也覲禮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稱謂之事天下謂七千里外也擯者稱天子以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功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不假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

者一人耳　呂氏大臨曰一人之身而名有異者內外尊卑人神死生之際不可以無別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書所稱予一人大抵皆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　劉氏彝曰蠻夷之君朝貢於王而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以其不知禮義之所尊而戴者獨天耳朝諸侯謂分土為九州以封五等之

國四時各以其職來朝於王六年而後徧也分職謂設六官以法天地四時各專其職以考天下之教而黜陟幽明也授政謂分禮樂之成法致中和於庶民也任功謂建邦之六典以任天下之才而興功立事也凡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於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畀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　方氏慤曰職欲各有所尊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授功欲能有所勝故曰任分職然後可以

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蓋所以朝諸侯之事不過是而已

通論鄭氏康成曰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　崔氏靈恩曰夷狄不識王化故不稱王不識尊極故不稱皇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　孔氏穎達曰孟京易說周人五號帝大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典盛行異四也大人聖人德備五也許慎左傳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於諸夏稱天王於

京師稱王杜預謂天子王者之通稱魯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義例　呂氏大臨曰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夷狄稱天子夷狄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

案王者父天母地故謂之天子天子者天之子也詩曰天位殷適書曰有王雖小元子哉諸子皆子而父為後之子惟一人天子者天之元子適子惟此一人故自稱亦曰予一人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

母孝故事地察告哀公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然則君天下而曰天子其量弘其意遠矣豈區區以

威臨四裔之謂哉

踐阼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之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畛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

川則大祝用事焉畛或為祇　孔氏穎達曰踐履也
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内事宗廟是事親事
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郊
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
繼嗣前王而立也至若廵狩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
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
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　吕
氏大臨曰畛於鬼神者接於鬼神也畛畦畛之相接

然與交際之祭同義也　又曰鬼神之在諸侯境内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

案父在子不由阼階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故三年喪畢乃曰踐阼天下所歸往謂之王典禮命討皆奉天故曰天王以此稱於侯國之鬼神見幽明無所不統也内事王必稱孝者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刑於四海故惟孝乃成其為王也稱孝王不稱孝子者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奉始祖以臨之不敢私其父且繼世而王者不必皆子也故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不曰父祖曾高廟其所繼者不必皆父祖曾高也若祖父在殯宫則虞以前稱哀子哀孫卒哭而祔稱孝子孝孫專祭其廟則亦可曰孝子詩曰綏予孝子是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天地社稷祭之郊内而曰嗣王不

敢同外内也　孔氏穎達曰鄭謂不敢同外内者若宗廟内事祭辭稱孝山川嶽瀆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内而用外辭不敢同外内之常例也

辨正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内神也故曰内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内者為内事祭於郊外者為外事非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假音遐措七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孔疏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孔氏穎達曰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

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報天下萬國王葬後卒哭竟祔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　崔氏靈恩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為

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　方氏慤曰天王崩者史之所書而以尊大稱之　胡氏詮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没皆曰陟陟亦登也

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

案三王無帝名司馬遷作夏商本紀俱加帝字惟周本紀不言帝謂後世貶之其說不經呂氏謂遷據世

本世本亦從帝乙之名而傳會二代未嘗盡稱帝也此言帝者崔氏謂始於作記之時其說誠然登假假讀遐為是上僊乃異氏語非典訓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謙未敢稱一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孔疏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其稱也

孔氏穎達曰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孔疏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内稱子小子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存異呂氏大臨曰天子未除喪而没則其祔也不曰

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其喪當稱子故也子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而言也則非自稱之辭故知無子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諡未成為君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倪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七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正義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曰享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嗣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

敬也妻之言齊也得與夫敵體也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妻同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　馬氏晞孟曰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以備六宮之數而妾不預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以后之尊亦曰有后

而妾之賤亦預焉
存異鄭氏康成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
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孔氏穎達曰周禮嬪
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
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　胡氏銓曰隋唐以後皇
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則夫人也昭儀昭容
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則九嬪也婕妤
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
各二十七是代御妻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則妾也大

抵踵周官之制

案此節當在後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
上脫簡在此耳妻者齊也敵體之義天子六宮惟后
與君齊德諸侯三宮惟夫人與君齊德故論語曰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孟子述初命曰毋以妾為妻
是左右媵即不得有妻名況女御乎周禮女御不言
數鄭注以昏義之八十一御妻實之不知昏禮御妻
妻字乃御女之譌文而八十一之數亦遽以三倍加
之非確也且鄭注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似夏制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
周制取其數相應豈周公特設此制誇周女寵之盛
與夏多士相配耶況周禮惟九嬪言九世婦女御不
言數鄭何所據而以八十一妻為周制乎蓋此經文
義謂天子有后夫人嬪婦諸侯有夫人世婦以備內
官名分甚嚴天子惟后為妻公侯惟夫人為妻餘皆
妾耳非謂天子世婦嬪之下又有八十一妻公侯夫

人之下又有三婦九妻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
典司六典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法也　陳氏澔曰以其所掌重
於他職故曰先　孔氏穎達曰大宰一卿以象天時
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
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　葉氏

夢得曰六者皆有書故謂之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

案公卿輔弼之臣皆寅亮天職故統謂之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六大皆奉天之事大宰即周官之冡宰於職無所不統大宗即周官之宗伯亦謂之天官者典禮皆天秩天叙也大史於周官掌六典八法八則而月令掌天日月星辰之行大祝周禮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大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閒故鄭疑為以

神仕者大卜周禮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四者皆屬宗伯而皆以為天官者蓋鬼神去人遠而與天通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孔疏鄭注大傳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此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疑殷制也大士以神仕者孔疏知非司士及士師鄉士之等者以下別有司士司寇此與卜祝相連也呂氏大臨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

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

案鄭氏以為殷制者以周制旣未合姑以此擬之非謂實有可據也蓋者疑辭則亦以疑存之可耳又此特約舉官制言天子設官有掌天事者則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也有掌民事者則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有掌物用者則六府六工也天事尊故曰典民事繁故曰衆司徒掌教司馬掌兵司空掌役司士掌爵祿以賞善司寇掌刑罰以懲姦而衆無

不治矣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正義葉氏夢得曰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有

教不可無政故次以司馬有政不可無事故次以司

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故次

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以司寇詰邦國之

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所以奉地道也

案天子設官之意莫大乎敬天而勤民上一節首舉

治天事者此一節乃舉治民事者五衆者司徒養之則曰民司馬治之則曰兵司空用之則曰役司士升之則曰士司寇涖之則曰隸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别為一官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所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畧等矣所以並立為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之屬是也司馬之衆則六軍之屬是也司空之衆則百工是也司寇之衆

則士師司隷之屬是也故曰典司五衆　呉氏華曰以郯子所言少昊氏之官名則曰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名與曲禮五官同存疑鄭氏康成曰衆謂羣臣此亦殷時制也孔疏知非天下衆人者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　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　孔氏頴達曰立六大以象天之六氣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典司

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羣衆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畧也六典五衆者互言也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

案周禮惟司徒為地官餘以四官分四時不可以地槩之且五行生於天而成於地不當第屬之地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税者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人也孔疏司土於周為土均主均平地税之政令司木於周為山虞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於周為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於周為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於周為角人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為器用司貨於周為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　案若玉府之掌金玉玩好兵器孰非器而專舉一角人若四監之收秩薪柴掌葛掌荼掌染草孰非草而專舉一稻人乎孔亦順鄭為説耳

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

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廩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王府内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　王氏安石曰司徒至司土主地事之官也府者物之所聚也　陳氏

祥道曰大宰理天道者也司徒以下理人道者也司土以下職地物者也土工以下飭地財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

孔氏穎達曰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為萬物立府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

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也　孔疏考工記陶人為甗旊人為簋即土工也築氏掌為削謂書刀冶謂煎金石冶氏掌戈戟故因呼煎金為冶鳧氏世能為鐘以供樂器㮚氏世能為量器謂豆區鬴鍾之屬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為刃刃刀劒之屬此即金工也玉人作圭璧磬人作磬玉及磬出於石故謂石工也輪謂車輪輿謂車牀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作弓者盧能作戈戟柲者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梓謂杯勺筍虡之屬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函謂能作甲鎧鮑謂能治皮作甲韗謂考工記韗人為皋陶鼓木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為衣及韎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考工記韋裘二職存此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

孔氏穎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

以作為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草工謂以萑葦作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　葉氏夢得曰六者造之於人則曰工見之於用則曰材治天下至於各成其材此先王所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治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陸氏佃曰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土

工蓋摶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為青以茢為紫以蒨為紅以菉為黄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皁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

案六材皆當歸之府今六府有土木草而無金石獸六工有土木草而無水器貨者水無藉於人工金獸之材於器貨中兼之也　又案先六大立五官以天

下之賢立天下之政而不尸其功設六府考六工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而不私其有則此數節雖未及建官之詳而所為治天治人治物者已提其要百王損益雖殊而大指要莫外此矣

五官致貢曰享享許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葉氏夢得曰功罪

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内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攷治五官所職者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為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舍

存異熊氏安生曰五官五等諸侯　孔氏頴達曰五

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歲終王后之
屬致蠶織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
辨正孔氏頴達曰五官致貢謂上天子之五官司徒
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
官之貢故不入其數若以五官為后以下則下云五
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為五等諸侯亦非也
案此結上四節六大不言貢天事無可貢也六府六
工不言貢治物原以為民總不越民事中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長竹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官之長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孔疏即三公加一命出為分陜二伯者也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為氏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孔疏擯謂天子接賓之人天子之吏亦當言名記者畧之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

三公也孔疏鄭引之證呼三公竝為吏之意也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内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曰孤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稱謂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五官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伯長也言此二伯為内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若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

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威遠國也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鄙國外之人其自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案於外曰公諸侯之國稱之如宰周公也於國曰君其臣民稱之皆曰我君非其自稱也

方氏慤曰二伯之尊於天子有賓道故

傳辭於天子而其人謂之擯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擯呼在朝三公為天子之吏然王

藻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

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案晉文公為二伯左

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

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

有冠冕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也周公分陜為二伯

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晉文侯仇為

伯而尚書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之也

存異朱氏申曰五官即五等諸侯伯其長也

案二伯為六官長記不言六官而言五官者大宰尊即為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一人為二伯也蓋三公即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即三公之分職顧命召六卿而召公畢公毛公即三公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即二伯不必三公止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一公處內二公處外亦不以東伯尊西伯次也朱氏

申以五官爲諸侯誤

總論游氏桂曰古者封建有官有爵有同姓異姓之親曰牧曰伯官也曰公曰子爵也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親也天子之三公及二王之後稱公餘則以國大小列爲侯伯子男在四夷有子男而無侯伯此其爲爵之法九州各建其牧九牧之職各治其州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九州之牧各擇其賢侯爲之而二伯則三公爲之此其

分職之法也方三代封建之始其所封者非王之父兄子弟則其婚姻也非婚姻則謂之庶姓庶者卑之也其言庶方小侯猶庶姓也國大而爵尊則以伯稱之為二伯者是也國差小而爵差卑則以侯稱之為九州之牧者是也因其國與爵與為伯叔之稱所以皆稱父者假以成王言之當時諸侯所謂文之昭也則其諸父也齊王舅也於周世為婚姻稱父云者皆本其始封而言稱舅云者本其婚姻而言此親親之

等也古者君臣之際有親親之道焉有賓主之道焉有君臣之道焉三者竝行所謂至文也後世君臣之際尊卑相臨親親之道喪而君臣之恩乖賓主之道喪而君臣之禮廢恩禮交亡所恃者薄而專從事於法矣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正義鄭氏康成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

以爲之牧也孔疏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二王之後不爲牧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

孔氏穎達曰殷曰伯此曰牧據周禮也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者記者畧之也自稱曰侯若

與國内臣民言猶自稱為君也案為牧者必侯故他國稱曰侯其本爵各君其國故其臣民稱之皆曰君亦非自稱也　朱氏申曰九州之長九州各有其長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牧者九州諸侯之長也各有所封之國所謂其國者所封之國也於外者非所封之國也曰公曰侯者以爵稱臣民之辭也曰君者以事稱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必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覲禮曰同姓大國

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天子所以待天下諸侯大國之禮視三公小邦之禮視九牧也　黄氏震曰叔父叔舅次於内之伯也

案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故雖同體屬在昆弟之稱者一以同姓異姓始封之稱稱之曰伯父叔父曰伯舅叔舅而於同姓國之卿大夫但稱伯氏叔氏不稱父於異姓國之卿但稱舅氏

不稱伯叔明殺也此正前所謂朝諸侯分職授政任
功曰予一人之義
存疑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不為牧者以其先祖常
為天子統領海内恐為牧有專權之心
案此以私心度先王也二王之後始皆公不以公為
牧尊之也王會稱夏公殷公杞後自降侯伯耳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内自稱曰不穀
於外自稱曰王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不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辭穀善也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孔氏頴達曰選賢者為子不知幾國立一人卑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為子舉其髙者言之也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

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不言入天子國不云擯畧之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為長故以王老為稱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治六鄉以天子六卿治九州以諸侯九牧以强其幹九州之外疆域雖大爵不過子小者入天子國止曰人以弱其枝　葉氏夢得曰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畧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

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

存異陸氏佃曰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子舉尊言之　孔氏穎達曰庶衆也小侯四夷之君非為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内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

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　方氏慤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葢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且賤而畧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内則屈出外則伸故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槩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故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内外則通内外可知

通論呂氏大臨曰自稱曰孤又下於王老也春秋楚

子稱不穀從其稱也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以自

卑之辭答楚也魯弔宋災宋閔公稱孤傳曰列國有

凶稱孤禮也亦自貶之稱也

辨正黄氏震曰葉氏以小侯為附庸恐非蓋附庸不

自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爵

總論邵氏囦曰五官致貢曰享以下至此皆因其人

而定其所稱之名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聖人

所以汲汲於此者非較輕重於一言一字之閒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本作扆同於豈反見賢遍反宁徐珍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孔疏此内朝即路門外朝對皋門内三朝九棘之外朝故稱内也若對路寢又為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諸侯入廟門更服朝服執贄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曰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孔疏其宿受位

次在廟門外至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孔疏當依當宁王皆南面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陰陽同各相依也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亡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依狀如屛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閒繡為斧文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鄭注如今綈素屛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戶牖之閒謂之扆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閒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

至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迎勞諸侯亦皮弁從使者入受舍聽命朝之日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齊車之行主天子袞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

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隂殺之時其氣質歛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為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屏在路門外近應門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　項氏安世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

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致之故受之於内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

案天子廵守之明歲侯服來朝二歲甸服來三歲男服來四歲采服來五歲衛服來六歲要服來此諸侯述職之事不期而自來者也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

天子有命諸侯乃來者也其諸侯之自來者大約東諸侯多於春南諸侯多於夏西秋北冬也周分九服而朝止六服者邦畿之内諸侯即公卿無論任六官者朝夕在廷即無官者亦時有事焉不可以歲計也外諸侯至衛服已曰賔不享其贄矣至要服則來不拒去不追故周官曰六服又曰五服也今周禮盡亡所存止覲禮一篇恐亦不可專指秋覲

通論呂氏大臨曰自此至曰盟言朝覲會同聘問盟

誓之所以名也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
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
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
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廵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
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
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
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

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陳氏祥道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内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閒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内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獵之屏也

案諸侯分東西面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蓋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舊說庫門之內小誤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朝注謂舍在文王廟外即此地也是朝亦兼覲覲亦兼朝特春以朝為重秋以覲為重耳若屏之制有築土為之者郭璞所謂小牆當門中即今照牆此不可移徙者也有刻木為之者鄭氏謂刻為雲氣蟲獸孔謂今之罘罳即今應棚此可移徙有事設之無事去之者如田獵之屏亦是也若越

王將入昊背屏而立以訣夫人夫人向屏以送王即
諸侯路寢門之内屏陳分路門寢門為二亦小誤
存異陳氏祥道曰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
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
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
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

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面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

案陳據司几筵及覲禮說謂朝覲未嘗當宁似矣但天子當宁以待諸侯之至故路門之外外屏之内謂之宁宁待也及諸侯至則出外屏之外負扆以受朝則周禮儀禮說為受朝之位此記為待諸侯之位此注特依文為訓故未及依耳不應執一說為定論也

至所引明堂位子男皆北面射人諸侯又北面覲禮亦數言北面胡謂諸侯未嘗北面而以記為非周制耶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郤丘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見僖二十五年左傳又襄二十六年歃用牲加書是

也知用耳者戎右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用左耳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共珠槃玉敦是也知口歃血者襄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人君盟當以牛也

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孔疏六篇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

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謂禮易畧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閑暇故曰會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若用言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約言語之約束也以不能

自和好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故曰誓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誓與盟亦諸侯事

通論呂氏大臨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古者諸侯無事則相朝不相朝則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則天子方伯誓之皆所以講信修睦以交四鄰者也盟詛之事其起於衰世乎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此詩所以非屢盟春秋之書盟所以

多譏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畧故會禮詳而遇禮畧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小聘曰問也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郤地者竟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適相遇然曰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宜畧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為菑以㡌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畧有如

此者久無事曰聘聘大禮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
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衆皆有誓舜征有苗禹誓
于師啟伐有扈以誓于師湯誓泰誓費誓秦誓皆有
書周官則祭祀師役莫不誓也
辨正方氏慤曰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
而與周官冬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
郤地曰會而與周官時見之會異矣聘言有所與故
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之聘異矣蓋冬見之

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之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與郤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之所以交鄰國也此其所以為異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某侯某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孔疏並覲禮文嗇夫司空屬為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寡君之老明諸侯及臣稱謂之

法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某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　方氏慤曰某侯所以别其國也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别其人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孔疏州牧既尊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

案此當在九州之長節下統説中國諸侯在州牧之下者前明言五官之長曰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牧卑於伯豈有擯於天子反稱天子之老者鄭孔並誤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適音的

正義鄭氏康成曰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孔疏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祖父重孫耳

方氏慤曰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嗣子某故前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

子某也天子於內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
諸侯於內事曰孝子則以家所卑者稱之也
案諸侯之子必誓於天子乃稱世子而嗣位則以子
繼世者恆多故曰孝子某侯某祭義曰祭稱孝子孝
孫以其義稱也諸侯亦有非子而嗣位者如桓之繼
隱僖之繼閔先君之主亦必入於考廟則不稱孝子
故還廟禮但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
蓋考者成也成其為君與成其為父同且祫則上臨

之以太祖亦不得私其所親而諸侯亦未必世世父子相繼故諸侯五廟亦不以父祖曾髙名之也祭義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為今之守此土猶以祖之功德故武王伐紂告所過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大田甫田諸詩祭方社田祖皆曰曾孫者天子之卿大夫有采地視諸侯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

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有葦席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者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

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猶若君存然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成舍為君正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録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

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以上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

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
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衞惠公稱侯
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衞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
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
衞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衞成公猶稱子者杜
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
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
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

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為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為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

子從公羊說以為稱子禮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内者也案外神五祀之類皆是不但社稷山川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正義鄭氏康成曰死曰薨亦史書策辭孔疏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寡君不祿某甫且字孔疏天子曰天子復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且以字曰某甫也既葬見天子曰類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孔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

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故未執玉帛但執皮帛象諸侯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

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孔疏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也請謚使大夫其禮不得曰聘而曰類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俱亡　王氏肅曰請謚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何氏胤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夏后氏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

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凡以全父子至恩而已然有父子之至恩亦必有君臣之至義以至恩廢至義君子之所不敢春秋之時晉襄公既祥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朝王臣從師且居以在喪而不朝王為尤則在喪而朝王其為禮可知也方其朝王也其禮蓋下於先君以皮帛繼子男之君其服蓋皆吉服特不免經而已以皮帛繼子男以周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吉服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推之可知也不免經

以記之服問推之可知也類者象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呂氏大臨曰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禄謙辭某甫字也復稱字與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所降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繫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孔氏穎達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於已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呂氏大臨曰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陳氏澔曰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濟子禮反

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同七良反僬子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孔疏引以證皇皇是容儀又曰皇且行孔疏又證皇是行時儀容又曰衆介北面鏘鏘焉案今本作蹌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也皇皇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蹌蹌者容貌舒揚

僬僬卑盡之貌庶人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

通論呂氏大臨曰北幽曰穆則穆穆者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則濟濟者修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蹌蹌則蹌蹌者翔舉舒揚之貌僬僬雖無可考大抵庶人趨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也尊者容重卑者容輕尊者容舒卑者容遽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修飾不為蹌蹌之

舒揚蹌蹌之舒揚不為僬僬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遽也　崔氏靈恩曰凡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文王其言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　陳氏祥道曰詩曰穆穆魯侯則穆穆不特天子而已聘禮曰賔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則皇皇不特諸侯而已書曰濟濟有衆則濟濟不特大夫而已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盖其儀各有所當非一端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妃芳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曰某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夫

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孺言其為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妻所以稱后者有繼後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繼聖人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人帥

人之稱也夫人帥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內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劉氏彝曰后者後也德配於天子育

其嗣息以為之後也周南之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然則樂得淑女者其德也螽斯不妬忌者其行也無思犯禮者其化也躬儉憂勤者其志也故能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此上脫前天子有后一簡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

也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孔疏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

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子名父母所為也言子通男女　孔氏穎達曰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言無所知也世婦以下

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謙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為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

體敵嫌其當也孔疏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嫌若當夫人然　孔氏穎達曰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妾者謂六人之外别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也

案諸侯之夫人必命於天子子男之妻則命為世婦然於其國統曰夫人優之也猶諸侯於國皆曰君死皆曰公也孔謂夫人之姪娣稱世婦何據乎至謂二媵及娣姪六人為妻尤繆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可稱此六人皆曰夫人乎何以二媵之娣姪皆稱夫人而適夫人娣姪稱世婦乎蓋孔亦知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不過十二女而必附鄭氏八十一御妻之説謂諸侯六御妻也夫天子諸侯之降殺如天

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宫諸侯三宫一殺七十五
御妻何說耶又案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則此自
稱於諸侯亦必擯使將命之辭非必與他國君口稱
必以相饗賔之亦泥公侯之妻命為夫人見天子則
自稱老婦伯子男妻命為世婦見天子則自稱婢子
禮之等也鄭氏以體敵嫌其當又從御妻妻字生義
豈有御女而與君體敵者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

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為士陪重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孔氏穎達曰某士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為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已君之臣故自稱對

王曰重臣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子有德之稱曾春秋曰齊高子來盟孔氏穎達曰於外曰子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知者玉藻工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彼以私事使故稱名與此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呂氏大臨曰此言諸侯大夫之異稱也曰某士某者國名也自稱曰陪臣如管仲平戎於王云陪臣敢辭是也　胡氏銓曰老謂老成人也王朝則有國老五官之長曰天子之老是也諸侯則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及此是也卿大夫則有家老語云趙魏老是也

存疑呂氏大臨曰臣子與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自

稱寡君之老此云於其邦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　方氏慤曰使者自稱曰某則特名之也以其為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若夫為諸侯之使則亦曰寡君之老

案已上所載諸稱謂有見於他經他傳者有經傳别無正文者或異或同或合或否皆由傳聞異辭各記所見以理推之可矣不必强為之説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疏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不能乎母謂不能以孝事母也莊八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傳曰犯命也謂朔未為君時與母譏搆世子伋及為君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齊入逐黔牟是犯王命失地滅同姓名亦絶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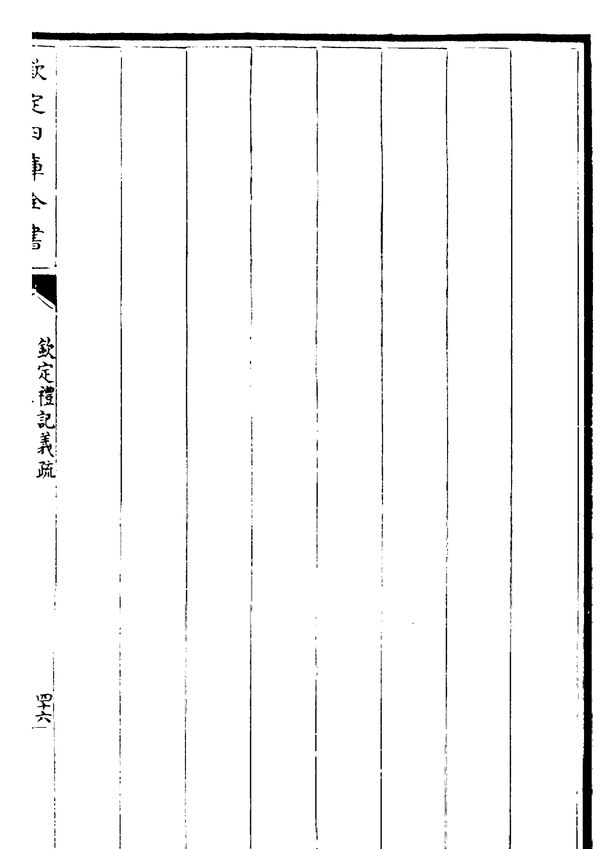
子謂策書君子若孔子書經見天子諸侯大惡書出書名以絶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皆據公羊傳義失地名若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天下之達尊者皆敬之而不名故或稱爵或稱字貴之也非此族則名之賤之也故古之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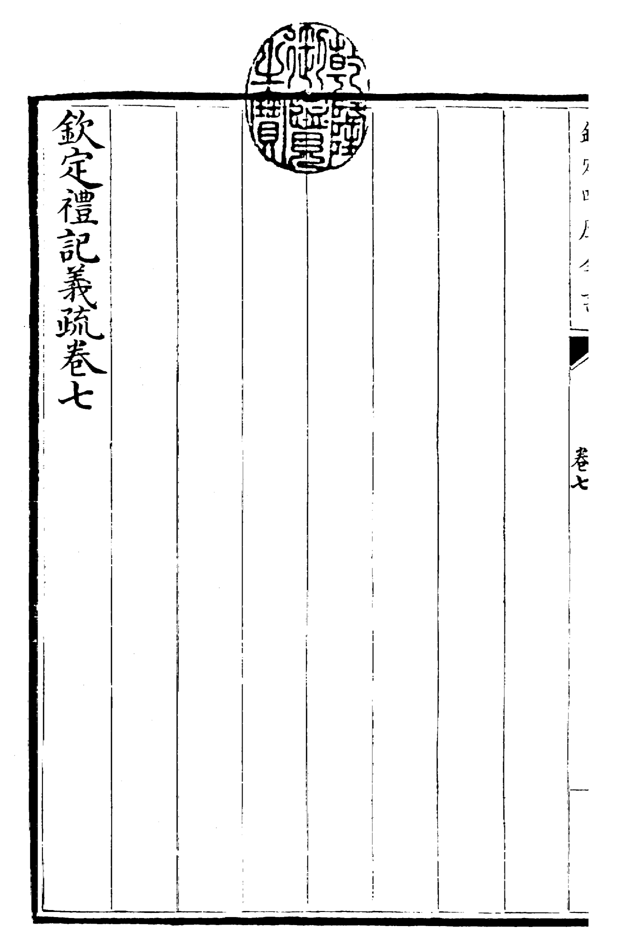
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君一國而位號存焉耳故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小人待之也　方氏慤曰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至尊不敢斥也　陳氏澔曰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

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或出居而事有異同或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存疑胡氏銓曰春秋衛侯燬名是時天王居鄭衛侯不顧天王在難而滅邢故生名之諸侯出奔為失地名者罪之然文公十二年郕伯奔不名别有指春秋晉滅虢滅虞齊滅紀楚滅夔是皆滅同姓皆不名則衛燬之名非因滅同姓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萬宣